

綠野仙踪

上

函

五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第十六回

別難友鳳嶺逢木女

斬妖龜川江救客商

詞曰

閒步暫棲丹鳳嶺看諸怪相爭一婦成功請同行也叙道中情
孽龍吹浪吹濤聲見舟槎漂零立拘神將犯江清一劍慶昇平

右調武陵春

話說于水用遁法出了成安到金不換家中叩門不換見于水回
來大喜道先生真是信人城壁也接將出來讓于水到東正房坐
下城壁道大哥探望家鄉老嫂並姪子想寄納福于水道他們到

都安好家計亦甚充裕只可惜我一老家人未得一見城璧道可
是大哥先日說的陸芳去世了麼于水道正是城璧亦甚是嘆息
于水道賢弟從今六月出門恐二姪子見你久不回不拘那個去
寧夏處尋訪倘被衙門中人識破大有不便我今在家中已替你
詳寫家信言明你弟兄二人事由已差鬼役送去明早必有回音
城璧道弟已出家何暇顧及妻子隨他們去罷了于水道似你這
樣說我昨日回家真是大坏清規了吾輩有妻子貴不縈心于妻
子若明知禍患不測而必使妻子故投死地不惟于己不可即待
人亦有所不忍

自是
正論

不換道這封書真是要緊之至但不知先生

怎麼便差鬼送去于水道明早便知說罷三人叙談至二鼓方歇

至四鼓時分鬼役趨塵暗稟道小鬼奉法旨領移形換影符一道

假變人形可知非符不能與人接談送書信也已將書字寄交范村連城壁家討有

回信在此第二次差委將符與書信交託于水以趨塵于葫芦內次早

逃與城壁拆開三人同看城壁見果是他兒子親筆上面有許多

悽慘語叮嚀囑咐他侄兒也再三勸城壁偷行回家探望等語城

城壁長嘆了一聲把一個金不換心版的瞠目咋舌竟不知于水

是何等人于水道二姪既知始末從此自可保全我此刻即與賢

弟別去三年後來看你城壁所定應失魄又向不換深：一揖道令表兄

諸凡仰望照拂弟異日自必報德城壁大驚道大哥今往何處去

如失也于水道人問烟火我焉能日夜消受說着從怀內取出白

銀二百兩向不換道老兄家亦寒素安可久養長客此銀權作令

表兄三年飲饌之費不收便非好朋友我就此刻謝別不換再三

苦留城壁到一言不發惟有神色沮喪而已
城壁負通天大罪甫得餘生冷于水要去

此身則無倚賴安得不神色沮喪也于水見城壁光景心上甚難為情于是拉他到

下房內說道賢弟不必惜別我此去不过二三年即来看你日前

曾說明你通是血肉之軀難以同行我此時即傳你吸氣導引之

法果能朝夕奉行自有妙驗隨將出納收放始末說與只未傳與

口訣緣心上有一点还信他不过也城壁一一謹記于冰出來向
不換拱手道千萬拜托弟去了不換知不可留同城壁送數里之
外方回于冰心里說道聞四川峨眉山勝景極多我魂夢中都是
羨慕今日偷空去一遊就從那邊採訪人間疾苦做個積功德的
起手有何不可旋即駕雲光奔馳已到峨眉山上隨處賞玩見山
嵐疊翠花木珍奇兩峰突起對峙綿亘三百餘里宛若峨眉蒼老
之中另具一種隱秀較之西湖嬌艷大不相同一日遊走到丹鳳
嶺上見對面一山嵯峨萬丈勢可吞天

八個字寫得高峻無比人
峨眉山景中之景也

嶺上有石堂一座內貯石床石椅丹爐藥鼎之類于冰看天色已

交酉時初刺口中說到今晚就在此過夜罷方纔向石床上一座

只見一凡對面山上夾縫內陡然走出兩個大漢絕奇各身長一丈

五六這絕等真大人披髮跣足身穿青衣兩個大漢俱朝西眺望眺望甚

猛听得一声說道至矣至矣甚麼至矣奇絕其声音濶大彷彿巨雷人寫其聲

音說罷兩個大漢俱入山夾縫內去入少刹那兩個大漢又出來

又出各手執弓箭大亦絕倫人大理合用大一大漢道看我先中其腹誰

奇腹說着將弓拉滿向西一箭射去于水急忙看那箭到處只見以

二正西山頭有一婦人緩步走來婦人為誰又奇此箭直中其胸偏不那

婦人將箭拔去丢在地下奇絕若不復向東走來一大漢道此非經意者

你我所能制服須報知將軍更奇將軍為誰將只見且見那兩個

大漢又入山夾縫內必去請將軍矣須臾夾縫內出來十五六個大漢皆

身高一丈六七尺者大漢之奔聲向山夾縫內躬身喊叫道也知躬身

敬將請將軍出宮禦敵山夾縫即將只見四只見那夾縫內出來一

絕大漢子即眾大漢所謂將軍者明身高二丈六七尺豈防風氏之苗裔也

何大至乃赤髮朱衣兩眼比盤子还大閃：有光面若嘆血剛牙

鋸齒人細寫其服飾面貌皆亦手執弓箭面向西望只見五那

婦人漸次相近于冰存心細看見那婦人翠裾鴛袖錦衣珠環八

寫其服飾容貌極其秀美乃婦人中之絕色也其色之動從山西款

飾富麗

段而至那將軍回顧衆大漢道看我中其喉衆大漢吞声道共仰

將軍神箭只見六只見那將軍拽滿大弓將箭放去口中說声著着

欲其只見只見那枝箭响一声正中在婦人咽喉上一半在項前

一半透出項後這將軍于言于那婦人若不知者世安有此輕

輕將箭抽去擲于地下從容自如又緩：走來那將軍環顧衆大漢

道此非軍師先生不能降服此婦將軍而有軍師奇絕軍汝等可

快請軍師先生來俄頃軍師先生亦從夾縫內走出軍師從夾縫

先生出夾縫中則于冰見那軍師先生長有六尺粗也有六尺竟

不成一先生矣頭大如輪目大如盆口大如鍋比三窩其大越面

圓先生矣頭大如輪目大如盆口大如鍋越大的不成樣子面

如黑漆身綠如荷

似上句黑者容或有之若下句綠者未之聞也

乍見与一大毡相似形

客二句却亦茫然

只見八

那軍師先生手拿寶劍口中念：有詞用劍

向地下一指山谿大小石塊都乱跳起来

絕妙又用劍向天上一指

那些大小石塊隨劍俱起在空中

絕更妙

復用劍向那婦人一指那

些大小石塊雨点般向婦人打下

更妙不可言与前面于水用指優劣何如

只見九

那婦人口内吐出寸許大一小瓢其色比黃金还艷用手將小瓢

一晃那些大小石塊响一声俱裝在瓢内形影全無

此何物其幻化通神至于

如此真妙絕千古

那婦人又将瓢向軍師先生並眾大漢一擲响一声將

眾大漢同軍師先生並將軍俱裝入瓢内飛起半天

此天皇氏以來未有瓢也

其神化竟不可思議也 那婦人又用手將瓢連指儿指那瓢在半空連轉儿

轉 單師先生能以劍指石這婦人那婦人將手向下一翻那瓢在能以手指瓢各俱有妙應不同

半空也随手一翻只見從瓢內先倒出無數大小石塊勢若山積

隨後又倒出許多青黑水來如瀑布懸空一般飛流直下平地上

堆起波濤這一倒將軍師先生所指石塊並將軍和衆大漢一搥

至室也又復以絕妙好詞形容那婦人將手一招那瓢兒仍鑽入

之不但句：奇且字：皆奇矣 那婦人將手一招那瓢兒仍鑽入

婦人口中妙絕精絕將軍師先生止能上中下三指而已此婦作

招怖口內軍師先生之劍本利器而 那婦人旋即孃：孃：仍向功用反出瓢下此勝敗所由分也 那婦人旋即孃：孃：仍向西山行去于冰在石堂內看了半晌竟看呆了心中說道此必都

是此妖怪敢于青天白晝如此兼并莫管他且送他一雷火珠真此

多事想罷走出石堂用右手將珠擲去烟火到处响一声打的那

婦人黃光遍地毫無損傷無損傷不足為婦人奇黃于冰急將珠

收回此第五那婦人掉轉身軀見于冰站在對山石堂外面復用

俊眼將于冰上下一看笑說道看後繼之以笑可知还不甚深怒我有何得罪先

生這一問其理最長先生却如此處置我不日暗害而曰地置

堪于冰見雷火珠無功大為驚詫高聲說道我乃火龍真人弟子

冷于冰是也替天斬除妖孽多年你係何等精怪乃敢橫行不畏

天地那婦人又將于冰細看道因係火龍弟子你面竟有此道氣

正而不邪四字文雅大方 啟寓離此不遠請先生同去一叙何如

于冰大笑道我若不敢到你巢穴裡去我也算不得火龍真人弟

子看此婦氣度本領非火龍弟子所能動其驚 說罷將身軀從

巔上一躍已到婦人面前這也是 那婦人讓于冰先行行賓主于

水道你只管前走我不避你此話勉強防 那婦人微笑道已看破

我得罪先生導引了何等 說罷分花拂柳嫵娜而行又寫其 于冰

跟在後面過了兩個山頭盤繞至山底見一絕大桂樹高可奔天

粗經畝餘此必初分 那婦人走至樹前用手一推其樹自開現出

門戶屋宇愈出愈 執手讓于冰先行以主人 于冰遲疑不敢入去

這却人
有同情
那婦人道我非禍人者先生請放心于水道你先入去我

隨後即至

于水亦不得不过于小心他那一瓢作用委實利害

那婦人又笑了笑先入樹內

知于水

是惧也于水此時進退兩難又怕被妖怪恥笑胆怯于是口誦護

身神咒手握雷珠跟了入去

活心

覓得一陣異香撲鼻清人肺

腑

此桂花香也不香于樹外而香于樹內奇

放眼一看另是一個天地

樹內亦有天地耶特化境耳

但見

門樓一座屋宇兩層琉璃瓦射天光水晶簾垂戶外綠衣侍女

調鸚鵡于西廊粉面歌童馴元鶴于東壁

侍女歌童篆烟裊

爐噴冰麝奇香佳卉紛盆種芝蘭瑞草丹楹綉柱分懸照乘

之珠画閣錦堂中供連城之璧孔雀屏堆雲母麒麟座砌赤英

室貯柗榴紋綃帳披拂床第几陳宝鑑珊瑚樹輝映庭除由外至內

次第玉珂金鉉可是花房器物瓊臺月闕居然樹內人家富貴得

氣魄可正公侯結句二聯雅切有致殊覺剪裁也

于冰到樹內見朱門綉戶画棟雕梁陳設物件晶莹耀日多非人

世所有心裡說道天下安有樹內有此宅舍必是妖怪幻捏而成

那婦人見于冰入來又執東家之礼讓于冰先行于冰到此也避

忌不來大踏步入所內既入禍福不測之地以氣度從容為上又大踏步怎麼我總疑其有小家相矣

迎與平時那婦人向于冰輕一拂又執初見与于冰分賓主坐

下許多侍女有獻松英露者獻玫瑰露者獻紫芝露蕉葩露者于

水搃不吃是防也婦人道先生修道几時矣于水道你端的是何妖

怪可向我寔說婦人笑道笑其出語也我非妖怪乃木仙也何以寔告何等

明自盤古開闢以來至今歷無算甲子適先生所見大桂樹即吾

原形又復以寔告于水道方纔對敵衆大漢並將軍和軍師先生皆何

物此不可不問者婦人道此輩亦梗楠杞梓松栢楸檜之屬如此類其高大宜也但軍

師先生因甚未詳其是何木耳均係經歷六七千年者奈伊等不務清修惟恃智

力且不可况于人手在此逢人必咬遇物必殺原來如此作惡上干天地

之和下激神鬼之怒今日截除吾手寔氣數使然于水听其語言

正火將頭点了儿点又問道他們既如此作惡為何不早行斬除

必至今日有此一問方可明衆樹相并之由婦人道去歲那極大漢子自號將軍

者不揣分量曾遣她媒妁求婚于我樹木知婚姻奇知用媒妁更奇我將媒妁嚴

行重处断臂逐去想樹木去一臂不過去一大枝柯昨午花蕊夫

人約請明霞殿人引出一木仙且係大列看鶴蛇銜珠戲此輩訪

知我不在碎我花英折我枝條屋宇几為之覆此刻相持亦以直

報怨耳且見過魯于水道仙卿口中吐一小黃瓢極能變化此係

何物將滿口妖怪今改為仙卿矣婦人道此桂寔也吾寔有數百

年一結者要昏桂之精華桂之血脉也吾于天皇時即捧一最大

而久者煉之四千餘年

煉四千年較仙家金丹功出千倍

始成至宝其形瓢似瓢

其寔則圓随意指使大可盛山嶽江湖小可破虬虱微物也于冰

道衆大漢等入此瓢皆成青黑水這是何說

亦不可不明

婦人道青黑

水乃形質俱化樹木之汁液耳于冰道仙卿之瓢亦能化人否

于此

冰心所極畏者故問

婦人笑道人与物一体既可以化物即可以化人于冰

笑道信如斯言則凡入卿瓢者一槩無生矣婦人道瓢与吾乃同

根共枝而出瓢即是我：即是瓢人物之入吾瓢者生死随吾所

欲何至于一槩無生也于冰点首至再曰可謂至宝矣又道仙卿

既能作此屋宇又能有如此道術何不光明磊落做一鬚眉丈夫

而必朱唇皓齒冶其容小其足猷媚態嬌姿于日月照臨之下這

是何說數語極其剗削婦人大笑曰吾輩得陽氣生者則男得陰氣生者

則女萬物各有陰陽草木寧無雄雌信如先生言則男：女：皆

可隨我所欲而造化竟由我操矣于冰笑婦人亦笑于冰曰仙卿

修煉亦調和鉛汞否此問亦不可少婦人道其理則同其運則不同先生

以呼吸導引為第一餐霞吸露次之我輩以承受日精月華為第

一雨露滋潤次之至言呼吸導引不過順天地氣運自為轉移可

也分晰的亦明白清楚之至大槩年愈久則道益深所行正直無私即可与天

地同壽于冰又笑說道如仙卿這樣說則仙卿肚內竟空：洞：

一無所有了雜係起語婦人道既化人形外面四体俱備腹内自

五臟六腑皆全只是强為捏造係後天非先天也後天先天之說亦頗近理豈

有空洞無物之理若空洞無物自應無覺無識那便是真正木頭

此刺焉能与先生話談也愈問愈細愈辨愈精可先生既係火龍

真人弟子定必与桃仙客相識一証引出仙客与吾輩同類試問仙

客肚中亦空：洞：否于冰听了大笑婦人亦大笑直到兩人俱大笑則問無

可問辨無可辨于冰起身告辞婦人道日色将落男女之嫌宜別

房屋雖有不敢留先生过宿此妖物或氣候者無不好淫容貌秀

其得与天地今日相會亦係盤古氏至今未有奇緣我有桂寔桂別

枚為先生壽

這都是一珠打出来的此婦可謂以德報怨矣

今侍兒取出一錦袋來內貯

碟碗大者茶酒杯大者盃豆大者不等無一不黃光燦爛耀目奪

睛芬馥之氣味邁天香嗅之頓覺心神清越

又將桂笑極力一寫

婦人取茶

杯大者一盃大者十說道此茶杯大者三千年服之可延壽三百

載大者皆百餘年物服之可延壽一紀

果尔于永將所贈冬服之即延壽四百二十年

笑一于永作揖領謝又問道仙卿從開闢時修持至今所行又光

明正大理合膺上帝勅詔位列金仙今猶寄跡林泉何也

此問亦不可少

婦人道吾于天皇氏時即奉詔為桂萼夫人內性耽清靜授職後

便須隨班朝晉緣此叩辭至帝堯時又奉詔封清華夫人勅命佐

花藥夫人總理九州四海花卉榮枯事于此缺極繁更非所願仍

復固辞只今第一草芥之臣可也于水連：作揖道今日冒瀆夫

人之至婦人帶笑还了兩拂送于水至樹外說道山海之內多藏

異人嗣後先生宜珍重厥躬毋輕以隋珠彈雀前一珠原打的不近情理此時方点

出于水拱手謝道良言自必書紳夫人又道暇時过我一談于先

生未嘗無益頗存留意于水唯：剛走得一步那樹已無門矣

奇絕後來于水授職金仙後到与此桂成道中契友互相往来此

是後話次早復去遊覽數日後方駕雲出山離地絕起了三百餘

丈高下見川江內銀濤遍地雪浪連天一陣怪風刮的甚是利害

但見

不是風伯肆虐非閔箕二施威竹浪橫飛寧僅穿簾入戶松濤
亂捲慢言滅燭鳴窓初浙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五峰瀑布
何因瀉至江干三峽雷霆直似湧來地底大舟小艦翻覆
真如落水之鷄少女老男擾：紛無異熬湯之蟬

于水見風勢怪異低頭下視見川江內大小船隻沉者沉浮者浮
男女呼天叫地個：隨波逐流

風泡之險莫可名狀走江河道者切勿所料膽船戶拚命行客以貪

趕路程誤身家也

心上甚為惻然急向箕地上一指喝聲住少刺風息浪

靜見稍工水手各整舟楫其中有翻了船救上岸的又皆呼天叫

天勢類瘋狂于水復手搗劍訣飛符一道須臾大小江神拱立雲

中听候使令于水問道今日大風陡起川江内壞無限船隻傷殘

許多民命尔諸神可是奉上帝勅旨收羅在劫之人麼衆神道這

段江名為孽龍窟不成名号最深最險江底有一老電已數百載屢次

吹風鼓浪坏往来船隻寔係此物作祟小神等並未奉有勅旨于

水大怒道尔等既職司江界理合誅怪安民体上帝好生之心何

得坐視妖電肆虐任地歲：殺人尔等職守何在辭嚴理正神且受人此唱為民

父母者可任意凌虐百姓也衆神道妖電身軀大經畝許力大無窮且通妖術

小神等寔沒法遣除于水越發恨怒道此等尸位曠職的話虧你

們也說得出既無力遣除何不奏聞上帝名天將誅之諸神皆鞠

躬認罪無可再辨于水將木劍取出上面書符兩道付与江神道

可速持吾劍投入鼃穴自有妙應江神等領劍入水見老鼃還在

那里食落江男女可惡之至又有那些不知死活的魚蝦也來趕吃人

肉統被老鼃張開城門般大口一搥吞去正在快活時江神等將

木劍遠去的丟去恐慎故也那劍出手有光一道寒輝掣電般直撲老

鼃項下此劍有如許妙用宜舍利寺妖狐見而退避也只見那老鼃從口中吐一股青

氣將木劍衝回有百餘步遠近在水中旋轉不已此江神所以听其殘害人民也

只待青氣散尽那木劍又照前飛去仍被青氣衝回如此五六次

眾江神見不能成功將木劍收回奔到半空中細說妖電利害于

水道此必用前後夾攻之法方可隨將雷火珠交付江神吩咐如

此如此眾江神領命握珠者立在老電尾後持劍者仍在前面將

劍丟去老電復吐青氣不防尾後响一声雷火珠早到第八次用打在

老電尾骨上老電雖覺疼痛却还不甚介意怪不得近年明電暗

破家蕩產生死不一昏月這老電做江神將珠收回復向老電擲

去大响了一声這一珠總將盖子打破疼的老電声吼如雷急忙

將身軀掉轉張着巨口向眾江神吐毒眾江神收珠倒退却好木

劍從老電背後飛來直穿過老電脖項血勢噴濺波浪開而復合

者几次而老鼋躑躅跳躍無異山倒峽崩江面上船隻又被水晃

翻了許多餘成犹波及于人于是登開四足向江底蘆草多处乱鑽無能為矣

只見那劍真是仙家靈物一直趕去從水中倒起轉一轉橫刃下

來將脖項刺斷一半老鼋倒于江底那劍猶往來擊刺好半晌鼋

頭始行墜落好難了結忘八看此真是于水在雲中守候多時方

見眾江神手捧珠劍欣喜復命細說誅殺妖鼋原委又各稱頌功

德此實係功德不但目前人邀福將來亦永無禍患正言間忽听得江声大震水泛紅波

見一鼋頭大有丈許被眾神丁推湧上江岸斬鼋事已結矣犹復將筆力扛起以鼋頭

作一小波亦奇看的人蜂湧蟻聚都乱嚷上帝降罰殺此亘古未

有的怪物從此永慶安瀾商旅可免覆舟之患矣于冰戒諭江神
着不時巡查以除民害衆神遵命去了于冰方催雲行去隨地濟

因扶危

從十一十二回做妖怪犯題起至此僅隔三回又做妖木
妖龜二事寫得離奇萬狀使讀者不厭其複且由別城壁

引出峨眉山由峨眉山引出木怪由木怪等引出老龜由老龜引
出坏人船隻性命由船隻引出下回朱文魁兄弟數回大文字看
此回似与正文無涉而承上起下針線却正是
已穿掉在内犹之做八股一过脉關扭也

丹鳳嶺前逢木怪

川江水底斬妖龜

代天宣化神仙事

永慶昇平行旅安

第十七回

請庸醫文魁毒病父

索賈契淑女入囚牢

詞曰

燭影搖紅筆莫逃在前朝逆鬼殺父出今宵藉醫刀
烈女救夫索賣契心先碎英雄甫听語声高恨难消

右調楊柳枝第二体

話說于冰斬了妖電這日商容死亡受驚者甚多就中单表一人

姓朱名文煒係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人年二十三歲住居栢葉村

作小說最忌頭上安頭必須彼此互相牽引揮串而出方為一線
穿成文字如水滸涎出王進並鄆城县時文彬坐堂金瓶梅陡出
苗員外皆頭上安頭也這兩部書是何等大手筆他豈不想及于
此奈一時思路偶有故不得不踣此病耳其餘小說有一部中用
三五頭至六七頭者頭多如此那里還有針線連貫此等書只用
看十分之二三便当付諸兩丁也此回藉川江斬電商旅受驚引

出朱文煒又藉文煒引出林岱並朱文魁皆部中要緊脚色斯亦可謂深費經營矣然非細心人維者十數次不能想其用筆用意

也之吉他父名朱昱年五十二歲有二千兩家私住房田地在外

從部中打點補授四川金堂縣典史他長子名文魁係已故嫡妻

黃氏所出娶妻殷氏夫妻二人皆譎詐殘忍四字已立文魁最是

惧內又好賭錢每逢賭場便性命不顧先將文魁夫婦表其次子

朱文煒係已故側室張氏所生為人聰明仁慈娶妻姜氏亦甚純

良人將文煒夫婦細表他家有兩房家人一名段誠一名李必壽

又詳表各配有妻室朱昱最愛文煒若果聰明仁慈亦所當愛每

子漫無教養到大來情性乖僻致將身家顛覆甚至首領不保遺禍無方皆父母因其年小偏愛所致後益欲教亦無及也已矣

因長子文魁好賭將田產留文煒在家經理將文魁帶至任所也

是防閑的意思說明過三年後方着文煒來替換朱昱肅心里要

娶個妾又因文魁在外獨宿不好意思舉行喜得他為人活動于

本地鄉紳鋪戶應酬的輕重各得其宜上司也甚是喜他此皆做

最難者朱昱不是大有用人必是極大妙人不然安得人皆喜悅也常有事件批發接連做了三

年手內也弄下有一千四百兩又不敢在衙門中存放恐文魁

盜用皆暗行寄頓做祖父人生不守分子孫亦不得不為身後計耳這年已到三年文煒

思念他父親久欲來四川省親因屢次接他父親書信兒時文魁

回家方准他來他哥文魁又想家之至常暗中寄信着文煒速

去弄的文煒沒了主意又兼他嫂：殷氏因文煒主持家政氣憤
不過天：指猪罵狗的鬧吵文煒夫婦處：謙讓纔強支了這三
年這年決意入川看父將地土俱行租種與人又將家中所有所
用詳細開寫清賬安頓下一年過度交与他嫂：管理又怕殷氏
与姜氏角口臨行再三囑托段誠女人歐陽氏着他兩下調和歐
陽氏一力擔承伏下回逃脫方同段誠一同起身這日到孽龍潭
陡遭風波船隻几覆應照上文來在金堂县朱昱大喜細問了家中並
鄉里等話着文魁与文煒接風痛飲文魁見兄弟來可以替得早
行回家不意過了月餘朱昱一字不題文魁着文煒道達但付之

不答而已

總是怕文魁回家不安分故也

文魁惱恨之至外面雖不敢放肆心里

也不知咒罵了多少好兒

一日朱昱去紳士家看戲至三鼓後方

回在馬上打了几個寒戰回署便害頭疼次日請醫看視說是感

冒風寒吃了兩劑藥出了点汗竟得清爽此至八天後又復遍身

疼痛寒熱交作有時狂叫乱道有時清白

此汗未出透邪氣力一伏至八日又轉輕矣

一日到二更以後朱昱見文煒一人在側說道本城貢生刘崇義

与我至厚他家收存我銀一千一百兩月一分行利有約契我曾

与他暗中說明不着你哥知道新都县敦信里朱乾是与我連宗

兄弟他那边收存我銀三百兩也是月一分行利此宗你哥有点

知道二處我都係暗托說明將來做你的飯根我若有個好歹你
須設法弄在手內日後你哥：將家私輸盡你就幫助他些他也
領情不是我做父母的存偏心我深知他夫妻二人皆不成心術
久後你必大受其累約契收放在一破紅油櫃中旧拜匣內你可
速：揀收在手衣箱內現存銀八十餘兩住房桌下存大錢三萬
餘文你哥：都知道瞞不得他若將衙門中器物等項變賣不但
棺木即回去脚價盤費亦足而又足至于本鄉住房並田地我過
日自有道理文煒泣說道父親不過是受了寒早晚即愈何驟出
此言本城並新都兩處收存銀兩一任哥：收取我一分一厘亦

不經手非敢負父親疼愛至意大抵人生窮通富貴自是命定若

我欺了哥：天亦不容我文煒教語光明正大之至做祖父偏向子孫者竟可以不必一人各有一人福

命到底談公道總是父親可安心養病斷：不必過慮朱昱听了蹙眉大恨

道痴子深負我心你到後悔時方信我言由你去罷又道我此時

竟得着寔清爽可將你哥：同段誠叫來文煒將二人叫到朱昱

向文魁道我一生勤儉弄下些小家私又得做此微員年來不無

補益我這病看來還無妨設有不測世人沒個不散的筵席扶我

靈回鄉後斷不必勞親友吊奠到要速請親友与你弟兄二人分

家斷不可在一處居住家中住房原價是三百三十兩你弟兄二

人誰愛住此房即照原價歸結另尋住處將來不但田產即此處
並家中所有器物銀錢衣帛等類雖寸絲斷線亦須眼同親友公
分以免骨肉爭端若誰存絲毫占便宜之見便是逆命賊子段誠
也在此共記吾言你是我家四世老家人之後裔他二人有不合
道理處須直口苦勸毋得瞻徇若他們以主人欺壓你就和欺壓
我一般你為人忠直今以此相托切莫負我段誠听了淚下如雨
又向文魁道你除了頑錢我想普天下也再沒第二個人能占了
你的便宜我到也放心看下文真是知你兄弟為人忠厚你要步
步疼憐他我死去亦得瞑目說話間又煩燥起來次日更甚本县

東門外有個奉人姓強名不息專以行醫養濟家口是個心粗膽

大好走險路的人被他治好了的也有大要治死的居多搃在一

劑兩劑藥上定死活這也要算在內王之數每以國手自任地方上送他個

外号叫強不知即或有被他治好的又索謝礼过重因此人又叫

他做强盜姓妙與其把個奉人名品都被他行醫弄壞了朱文魁慕

他治病有斷决兩三次打發衙役請来看了脉問了得病日期又

看了看舌頭道此真陰症傷寒也口渴煩燥昏假相了非用人參

五錢附子八錢斷無生理文魁滿口應承文煒道醫理我一字不

知只是陰陽二症听得人說必須分辨清楚藥不是輕易用的文

魁道你少胡說先生來自當以先生話為主只求開方早救為是
你講得是什麼陰陽強不知道似此症我一年內也不知治着多
少都是談我若認不真切敢拿老父母試藥不是奪生誇口說
城內外行此道者數十人笑話他還沒一個識得此症文煒不敢
爭辨開了方免文魁便着段誠同衙役買參搗藥強不知去後文
煒放心不下將藥方請教先治諸人也有一言不發的也有搖頭
的也有直說吃不得的文煒与文魁大爭論起來文魁急的大嚷
道你不願父親速好麼耽擱了性命我和你誓不同生文煒也沒
法但願服藥立愈服藥後便狂叫起倒不已他原本是陽症不過

食火过重汗未發透邪氣又未下若不吃藥亦可漸次平安他那
里受得起人參附子大劑文煒情急又与文魁爭論文魁道虧你
还是個秀才連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二句都不知道又待了一
會朱昱声息俱無文魁道你看安靜了沒有文煒在嘴上一摸已

經死了

宜大書特書某年月日朱文魁

其父朱昱于金堂县捕所司署文煒撫屍大叫文魁亦

大驚

驚其死的太速出乎意料之外

也悲號起來哭了半晌率同衙役停屍在中

堂買辦棺木本县聞知立即差人送下十二兩奠儀三日後署理
官早到至七日後文魁托書役于城内借了一小佛殿名慈源寺
搬移出去然後開吊又請他父親相好的紳士儿人求了本县名

帖向各紳衿舖戶上捐也弄有一百七十八兩這都是与文煒將

刘貢生等借約二張揀出交付文魁文魁喜歡的心花俱開出乎

意料之外極力的將文煒夸揚賢孝正大不欺大抵乱臣賊子無一不薄父母兄弟

重銀錢者亦天性使然非幼而失教故也一日文魁向文煒道刘貢生所借銀兩我親

問过他三四次他總推說一時湊不及許在一月後看来利錢是

無望的了新都县本家朱乾借銀三百兩他住在鄉間敦信里離

此八九十里路你可同段誠走遭必須按約上年月算明利錢除

除收过外下欠利錢一個也讓不得我們是甚麼時候講到連宗

他談破家幫助我們總是有人心的長者連宗的談破家相助同族的自應將家產尽送

之矣像明早即去他若推托時日你兩人斷不必回來天守

他的話靈何益次日文煒遵允命同段誠去了到朱乾家相待極其親

厚早晚在內房飲食和親子姪一樣銀子早已備辦停妥又留住

了四天与了本銀三百兩又找了利銀十七兩餘外又送了十兩

俱是十足紋銀主僕二人千恩萬謝辞了上路約走了二十多里

至新都县飯館內吃飯見三兩出來入去都說的是林秀才

賣老婆还官欠的話咨嗟太息的到十有八九听了一會也沒什

麼關心處原來這林秀才是本省新都县人

此名倒裝帶叙用法事已題明即就勢

補單諱一個岱字號奔峰年三十一歲他生的漢仗雄偉勇力絕

倫雖是個文秀才却李得一身好武藝馬上步下可敵萬人

詳明表

為下教回娶妻嚴氏頗有才色

伏下胡

夫妻甚相敬愛他父親林

出色作地

名

楷為人正直做過陝西隴縣知縣真是一錢不鳴後來病故在任

內林岱同他母親和家人林春扶柩回籍不几月他母親也去世

清宦之家那有什麼私囊又因重修隴縣城池部中剋減下來到

虧下國帑二千七百餘兩着落新都縣承追前任知縣念他是旧

家子弟不過畧為催取林岱也交過八百餘兩新任知縣叫馮家

駒外號又叫馮剥皮為人極其勢利刺薄他曾做過隴西縣丞與

林楷同寅間甚是不對屢因不公不法的事被林楷當面恥辱今

日林岱有這件事到他手內正是他報怨之期一到任就將林岱家人林春拿去日夜比責林岱破產完了一千餘兩求他開釋他反申文上憲說林岱虧欠國帑恃符抗官不肯交納將秀才也革下來林岱又將住房變賣交官租了一處土房居住本城的紳衿舖戶念他父居鄉正直前後捐助了三百兩尚欠四百五十兩無出大家同去懇馮剥皮代他報家產盡絕馮剥皮不惟不准情面且將林岱拿去收監將來林春討保釋放林春不几日亦病故止有林春的女人同嚴氏做些針線貨賣度日又要結念林岱衣食把一個小女廝也賣了做過活後來剥皮竟將林岱也立限追比

人吩咐衙役着寔重責大有不能生全的光景地方上桑梓又過
意不去捐了一百兩交納復懇他報家產盡絕的申文剥皮滿口
應許將銀子收下仍是照旧比青板子較前越發打的重了不愧

名此後内外援絕苦到絕頂嚴氏在家中每天不過吃一頓飯常

有整天家受餓沒飯吃的時候本城有個監生叫胡貢人只叫他
胡混是個心大膽小專好淫奔之人他家里也有几千兩的用度

又好奔走衙門藉此欺壓良善先將他做人他屢次看見嚴氏出

以行一細寫

入姿色動人又知林岱在監中無可解救便引起他娶妾之心托
一個善會說話有机变的宋媒婆以採買針線為由常拿些綉緞

碎物着嚴氏做：完他就將手工錢送來從未耽延片刻其手工錢都是胡貢暗出因此往來的透熟每日家言來語去點綴嚴氏着他賣身救夫与富貴人家做個側室便可名利兩收嚴氏是個聰明婦人早已明白他的意見只是不應承他後見他屢次牽引便也動了個念頭向宋媒道我非無此意只是少個妥當人家你既這樣關切我心里可有個人家麼宋媒即將胡監生人才家道年紀說了個天花亂墜嚴氏道我嫁人是要救夫出監只怕他未必肯出大價錢娶我至于与人家做妾我到不迴避這声名就從他心說上宋媒道這胡大爺也曾說過止出三百五十兩此外一兩也不

多出嚴氏笑道可見是個天緣他出的這銀數却与我夫主官欠

暗合就煩你多加美言他到煩成就了我罷五字包宋媒道成就最

是容易必須林大爺寫一個為欠官錢賣妻的親筆文約方能妥

貼的了這些話都是嚴氏又笑道這都容易我早晚与你拿来以取

容易二字許係心有成竹連林岱之叔亦操之笑只是一件只怕胡大爺三心兩意萬一

反悔我豈不在丈夫前喪品丢人你敢包辦麼又生穩宋媒道若

胡大爺有半句反覆話我就永墮血盆地獄代胡貢發誓我若是

戲耍了你着你在丈夫前丢人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都教他

死了此必胡貢許他極多謝禮惟恐嚴氏道既然胡大爺有寔心

于我：就是他的胡貢听了人了定必樂殺他何苦教我抛頭露面將來憑

據到手就勞動他替我交官妙絕放我夫主回家此事還有一句

話你要記清若我夫主午時不回家便是一百個未時來也不出

門說得牙清口白是防馮剥皮剝生枝葉也宋媒道這事都交在我身上胡大爺和

里是好相與怕放不出人來只要憑據寫得結寔明白方妥胡大

爺也是最精細不過的人兩人講說停當宋媒婆歡：喜：如飛

的去了次日嚴氏跟了林春女人走至新都縣衙門向管監的哀

懇管監的念林岱困苦隨即通知放嚴氏入來嚴氏看見丈夫蓬

頭垢面滿腿杖傷上前抱住大哭此時情林岱也落了儿点眼淚

景難堪

用一也寫其不
失丈夫氣度也

旋教林春女人拿过几樣吃食東西一大壺酒放

在面前嚴氏也坐在一旁說道家中無錢我不能天：供給你的

飲食你可隨意吃些也是我到盃中看你一番

語極凄慘思
愛夫妻如見

林氏

道你這一來我越發不能下咽

語亦沉痛之至只是做男
子的好放声一哭耳

到是酒

我吃兩盃罷

亦無奈
之語

嚴氏從盃內取出一個茶杯來斟滿遞与林

氏林氏吃了一口酒还是半冷半熱的問道你們家糊米还有得

吃麼嚴氏道有錢時買一半升無錢時也就不吃了

不吃了三
字唯听林

氏便将杯放下

不能下
咽矣

長嘆道我這性命只在早晚必死于馮剝

皮之手他挾先人仇恨断不相饒只是你将来作何歸結嚴氏道

你們男人家要承先啟後關係重大我們婦人家一死一生有何
重輕將來上天可憐你若出監之日我到愁你没個歸結林岱
道我時常和你說有一個族伯林桂芳伏二十八回等事現做湖廣荊州

總兵只因祖公：老弟兄們成了仇怨致令我父也与他參商二
十年來音信不通此外我又別無親友設或有個出頭日子我惟
投奔他去了嚴氏點頭道任他怎麼參商到底是林氏一脉你又
在患難中誰無個惻隱之心林岱道這也是我与你紙上談兵現
欠着三百五十兩官銀未交雖揮翅亦難飛去嚴氏道三百五十
兩到有人出在那里只要你立一主見隨語即入林岱大喜道係何人

相幫有此義舉嚴氏笑道笑莫過也此婦之笑再無虛發不但三四百兩就是三

四十兩相幫二字從何處說起可為世情放聲一哭就将胡監生托媒婆說

的話詳細說了一遍林岱道你的主意若何話已拂奇意復問一句嚴氏道

我的主意要舍經從權救你的性命經叔二字妙只用你寫一張賣妻

的文約明後日即可脫離苦海林岱听了倒豎鬚眉滿身肉跳大

笑道不意你在外面到此際遇天地間最難消受話無过于妻

中大怒不意你在外面到有好際遇話人疑嚴氏已有不肖行為也好子要嫁人口中大笑正是他心好向林春女人道你可哀

告牢頭討一副紙筆來少刻牢頭將紙筆墨硯俱送來林岱提筆

戰縮：的寫道戰縮：三字画

尽着氣的情形

立賣妻契人林岱新都县人因虧欠官項銀三百五十兩無可
交納情愿將原配妻室嚴氏出賣與本城胡監生

又問嚴氏道他娶你是做妻做妾嚴氏道是講明做妾林岱道

更好更好二字深于却薄之辞又寫道

名下為妾身價紋銀三百五十兩本日在新都县當官交納並
無短少日后不許反悔爭競恐口無憑立賣約存照

又問道你適纔說有個媒婆子姓什麼嚴氏道姓宋林岱又寫同

中女媒宋氏某年月日親筆立

寫畢將拿来的酒菜大飲大嚼吃了個罄盡

前時不能下咽此刺如風捲殘雲蓋因賣

契一立看得嚴氏便成吃畢將頭向監牆上一斜靠閉緊雙睛一

句話不說此時純是一肚皮氣憤不但不屑也嚴氏道你出監後務

必到家中走：我有許多要緊話囑咐你：若是賭氣不到家中

我就是來生來世見你了句：淚句：血期在來林岱笑道你去

罷又無足留言訖將身子往地下一倒便睡去了前靠牆睡此則

使嚴氏速去免嚴氏收拾起諸物又恐林岱聽見眼中流淚心里

大痛惜：出門思愛夫妻生別如此心里大痛回到家中宋媒婆

早在門外等候嚴氏改做滿面笑容是大有讓媒婆到房內坐下

宋媒道奶：的喜事何如嚴氏從袖中取了賣契向宋媒道事已

做安你可迷我的話銀子三百五十兩要胡大爺當堂替我前夫

交代清楚

看前夫二字下得何等精妙胡貢樂殺矣

衙門中上下即或有此須使費

我前夫都不管

恐有再波及林岱處可謂心細如髮矣

我兒時不見我前夫回家我

斷：不肯動身

人將前話申明一番假若林岱負氣不回家胡貢定必煩人極力周旋矣此婦心中有無限妙訣

不是我心恋前夫情理上該是這樣

此話又妙絕一則媛胡貢之心二則防其生退志也此

係官銀諒也不敢舛錯你就將契約拿去罷

就敢与他其拿得穩如此這是我

前夫親筆寫得的他不必生疑宋媒見了契約如獲至寶說了儿句

吉慶話如飛的跑去遞与胡監生居了天字號大功胡貢看了大

喜次日一早親自送了馮剥皮四樣重礼剥皮說了無數送情話

始將銀兩收免入庫胡貢又到宅門並承辦書吏處說定事完相

謝立逼着管宅門家人回稟本官將林岱當時放出監來兵是那

得這樣個心幹旋人然後回家催着收拾喜轎情急差人到林岱家娶妾

宋媒報知嚴氏忙着林春女人到縣前一路迎請林岱回家正是

賊子借刀弑父 淑女賣身救夫

兩人事跡迥異 問心各有懸殊

第十八回

罵錢奴刎頸全大義 保烈婦傾囊助多金

詞日

卷之...

聲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衾立志救夫行痴心与恨長世
事唯憑斷竟有雪中炭夫婦得周全豪俠千古傳

右調連環扣

且說林岱出了縣監正心中想個去處躲避見林春女人跑來再
三苦諍林岱又羞又氣心中想道我就不回家去滿城中誰不知
我賣了老婆萬無奈何低了頭走也不和熟識人周旋一直到自
己門前見喜轎在一邊放着可看的人高：下：約百十餘人又
听得七言八語說林相公來了少刻我們就要看霸王別姬哩
因

岱漢仗雄偉
故有此嘲

林岱羞愧之至分開眾人入去嚴氏一見大哭道今

日是我与你永别之日了。还是兩頭皆將林岱推的坐下道。看雅

可猜的話

林岱不我早間買下些酒酒內等你来痛飲几杯林岱道你是胡

家的人了。話亦喜驕現在門外你速刺起身体要乱我怀抱既有

酒內你去後我吃罷。想此時至無心肝好吃正說話間只見胡監

生家兩個人入來說道林相公也回来了這是一边过銀一边过

人的事体。可厭嚴氏大怒道搃去也得到日落時分人賣与姓胡的

房子沒賣与姓胡的是這樣直出直入使不得。短嚴氏此刺心上

更比林岱胡家人听了也要發話想了想。三字是在嚴氏容貌上

憤恨不早必大得時逢故。作退步意其到主人家兩人各以目示意而出嚴氏又哭說道我與你夫

有此一想也。

妻十數年無福終老半路割絕你將來前程遠大必非終于貧賤
之人我只盼望你速：挪移几兩盤費投奔荆州異日富貴回來
到百年後你務必收拾我殘骨合葬在一處我在九泉之下亦可
瞑目林岱呵：大笑道這都是嬰兒說夢的夢話你焉能与我合

葬

在嚴氏昏死別生離披肝瀝胆之言為林岱並自己身後計在
林岱視嚴氏為頃刻再顯之人說不近情理話嚴氏自有嚴氏

心事林岱有林岱
心事各自不同

且不說夫妻話別再說朱大燁段誠算還了飯

錢剛走到縣東門見路南里有一二百人圍繞着一家門子擁擠
看視又見一個婦人從門內出來拍手說道既然用了人家銀子
吃新鍋里茶飯去就是了又浪着教請買主胡大爺來說話說着

往路北一條巷內去了

此宋媒婆也藉從朱文煒眼中看出

文煒向段誠道這必是

定是我們在飯舖中所得那話

應前文

我們走罷

先一開

段誠道天色

甚早回去也是閒着我們也看：何妨

又作一收

少刻只見一個人挺

着胸脯從北飛忙的走來但見

滿面浮油也會設忠論孝一身橫肉慣能惹是非

先寫其言貌品誼不

堪題日露銅光遇婦人便做秋波使用

銅光眼安可做郎君耶

口含錢臭見

寒士常將冷語却除

寒士為錢臭人却除乃分之宜

敬府趨州硬占紳衿地步

硬字妙豎生算不得紳衿也

畏強欺弱做充光棍名頭

假字亦妙世安有畏強欺弱人做得光棍

也屢發非分之財常免應得之禍

真是好命運

只見這人走至了門前罵道你這般無用的奴才為什麼不將喜

轎抬入去只管延挨甚麼那几個人道新姨娘不肯上轎我們也

没法又成見先前去的那婦人也從北趕來入門裡邊去少刻從

門內走出二十三四歲一個婦人來風姿甚是秀雅面色微黃站

在門前用衣襟拭去了淚痕高聲問道那個是監生胡大爺只見

那從北來的人于人叢中向前搖擺了兩步說道小生便是已不

安分而又自稱小生想他心中定必那婦人道你娶我是何意見

常以西廂記張生自待也呵呵胡監生道娘子千伶百俐難道還不知小生的意思麼

問得笑兀

而奇妙

又稱小生

嚴氏道我夫雖欠官錢寔係仇家作弄承滿城中紳衿

向麻之至

士庶並鋪戶諸位老爺念我夫主泰係官商捐銀兩次各助多金
可見惻隱之心人：皆有尊駕名列國學寧無同好倘開恩格外
容我夫妻苟延歲月聚首終身生不能啣草塔下死亦焚頂九泉

身價銀三百五十兩容拙夫按年按月陸續加利拔還天日在上

誰敢負心尊駕收子孫之福利妾夫婦全駟馬之餘年德高千古

義振桑梓想仁人君子定樂為曲成如必眷戀媿陋之容強協運

理誠恐珠沉玉碎名利皆非君有到那時人情兩妨徒招通國笑

議未知尊駕以為然否已說明以死相拚矣胡貢若是一明白人
自應別作名利兩全之法銀子权作子虛

呵胡監生道娘子雖有許多之乎者也我一句文墨語不曉得這

是本分話作負氣話亦可我只知銀子費去婦人買來若說積德二字我何不

將三百五十兩銀子分散與眾貧人還多道我儿個好也斷不

肯都積德在你夫妻兩人身上這儿句到也是小人中極明白閉

話徒說無益快上轎走路是正務我家有許多親友等候吃喜酒

哩此時看的人並听的人越發多了不下千數嗟嘆者不一而足

又將眾人一表只見那婦人掉轉頭向門內連呼喚道相公快來叫了

儿声門內走出一條金剛般大漢此寫眾人同朱文輝眼中共見看了看眾人隨

即又閃入門內羞見鄉党意那婦人面朝着門內道妾以蒲柳之姿侍

枕席九載寔指望夫妻偕老永效于飛不意家門多故反受仕宦

之累非你緣淺乃妾命薄我自幼也粗讀過几句經史怪道說話不俗原米

是有点奉婦人止知從一而終從今日以至百年後妾于白楊青草間

候你罷到此方說明以死謝矣前途保重休要想念于我何等恩愛何等閑切即不是林岱亦

應淚下矣可敬可憐又指着胡監生罵道可惜我儿句良言都送在猪狗耳

內看你這廝奴頭賊眼呵呀小生休矣滿身錢臭次及身軀無一不備也不像個積

陰德識時務的人罵得暢快不識時務更罵的切當說罷從左袖內拉出鋼刀一

把刀在左袖為右手取便也如飛的向項下一抹如飛二字敏捷之至足見視死如歸若世俗婦人動以跳

井脈毒自縊嚇人却又滿心笑人救阻皆猪狗不食之臭爛貨也背後有一後生看得真切一伸

手將刀子從肩膀奪去好到將那後生手指勒破鮮血淋漓那婦

人大叫了一声向門上一頭觸去摔倒在地只見血流如注衣服

与地皮昏紅那些看的人奔声一喊無異轟雷官府坐堂有此一喊將軍下操有此

一喊人見鬼怪有此一喊然昏迫于威勢驚怕使然此則衆人一喊係從義烈激發有不期然而然者嚴氏死固完名全節即不死

亦与林岱終身長臉多矣胡監生見勢頭不好忙忙的躲避去了前文言其心大膽小

正此之謂也林岱抱起了嚴氏見半身尽是血人到底婦人家無甚氣

力止是頭上撞下個大窟窿幸身未死表此二句為下文地林岱抱入房中

替他收拾街上看的人皆極口讚揚烈婦把胡監生罵的人氣全

無又將衆人待了一會宋媒婆入去打听見不至于傷命忙去報知

胡貢胡貢又帶來許多人到門前大嚷道怎麼我昨日買的人今

日还敢和姓林的坐著賈老婆的看樣难道在門上撞了一下子就罷了

不成有本領到我家中施展去來才頑如見朱文煒看了多時見事無

收煞就勢而入此時心上更忍耐不住分開了眾人先向胡監生一揖

說道小弟有几句冒昧話未知老長兄許說不許說胡監生道你

的語音不同是那里人氏文煒道小弟河南人本姓朱在此地做

些小生意今日路過此地看的多時這婦人一心戀他丈夫斷不

是個享榮華富貴的人娶在尊府他也没福消受先將嚴氏一脫得窳不過

終歸一死又死以死字動他依小弟主見不如教他夫主還了這宗銀子讓

他贖回老長兄拿着銀子怕尋不出個有才色的婦人來麼說着林

还且不说出自
己代他还快
胡監生道這都是信口胡說
看他便欺
他若有銀

子不賣老婆了
文煒道小弟借与他何如
出代還話
眾入猛見一

白衣少年說出這話都喝彩起来
胡監生道不意料你到有錢會

放賣人口賬
如不願
文煒道小弟能有几个錢不过是为兩家解紛

的意思胡監生想了一會說道也罷了
出此割斷之辭
你若拿出

三百六十五兩銀子来
出十
我就不要他了
已對眾
眾入听了

一片声乱叫道林相公快出来有要緊話說
寫眾入亦
林岱出来

問道眾位有何見諭眾入道今日有兩位積陰德的人
也不得不

在指着文煒道這位姓朱的客人情願替你還胡大爺銀子贖回

令夫人自應先說文燁又指着胡監生道此位也情願讓

妻完聚眾人二指說明白也是便朱豈不是兩個積陰德人麼人

胡西人各不得交卦之意

揚他兩林公道我有銀交銀無銀交人怎好累及旁人代贖是

做漢

子話却說得甚不妥假若文燁藉此反悔胡貢藉此不准贖眾人及難硬行作成矣眾人中有幾個大嚷道

你們所麼他到硬起來了又寫眾人林公連忙接說道不是我敢硬

只因与此位從未一面心上過不去這就回過眾人道你不世故

罷你只快三的与他二位叩頭說得妙極叩謝後西人中若有林

一個反悔眾人亦不干休矣

公急忙扒倒先与文燁叩謝後与胡貢叩謝急忙扒倒可憐連朱

揖亦不敢作矣

文燁扶起道胡大爺可有約契麼胡監生道若無約契我到是霸

娶良人妻女了

只說 有字便是偏他 有議論真是刁頑至極也

隨將約契從身旁取出

遞與文煒看文煒道約止止有三百五十兩怎麼說是三百六十

五兩胡監生道衙門中上下使費唯道不是錢麼眾人奔說道只

以紙上為憑罷

寫眾人偏向

胡監生道我的銀子又不是做賊偷來的

他此時亦滿肚皮愧憤話亦怪不得他說

文煒道不但這十五兩分外銀子就是正數

還要奉懇胡監生道你是積陰功人怎麼下起懇字來了

一肚皮不足文

文煒道小弟身边定止有三百二十七兩意欲與老兄同做這

件好事讓儿十兩何如胡監生大笑道我只准你贖回去就是天

大的好事三百六十五兩少一兩也不能你且取出銀子來我看

看要着銀是以三百二十七兩皆虛話也文煒向段誠要來胡監生蹲在地下像打

開都細細的看了說道你這銀子成色也還將就去得我原是十

足紋銀上庫又是庫秤除本銀三百六十五兩外通行加算你还

談我我五十二兩五錢因有庫秤之說就方得完結還得同到錢

舖中秤兌文煒道我止有此銀這却怎處眾人道你別處就不能

湊免此麼也是着文煒道我多的出了少的到肯惜費我又異鄉是

人誰肯借與我胡監生道如此說人还是我的此句話林內中一

人高叫道我是真正一窮秀才通國皆知衆位人千人萬就沒一

個尚義的与自己子孫留点地步如今事已垂成豈可因這儿十

兩銀子又着他夫妻拆散幫助不拘三錢二錢一兩二兩就是三

十文五十文此刻積點陰德一文可抵百文一兩可抵十兩話纔

說完大眾齊和了一聲道我們都願幫助前賢云人之好善誰不
如我可見古今有同心

也一言甫畢有掏出銀子來的有拿出錢來的有因人多擠不到

跟前煩人以次轉遞的三五十文以至三五百文三五錢以至三

二兩不等還有那些喪良無恥的賊子替人傳遞自己偷入私囊

的此輩即胡貢之祖
父子孫數也耳還有一時無現銀錢或脫衣典當或向舖戶

借貸你來我去亂跑着交送的寫得紛：攘：異日快心這宵才
雖一文未出而功德倍于出者多

多矣沒有半個時辰銀子和錢在林岱面前堆下許多眾人又七手

八脚查点数日須臾將銀錢秤數清楚一人高声向衆大喊道承
衆重位与子孫積福做此好事錢已有了一萬九千三百餘文銀子

共十一兩四錢有零這事成就了

朱文煒銀子共三百二十七兩于三百五十兩之數尚欠

二十三兩今將銀錢合估已足三十兩有奇較原欠多出七兩有奇有人心者自無異辭

朱文煒笑向胡監生

道銀錢俱在此祈老長兄查収可將賣契還我胡監生道你真是

少年沒心肝沒耳朵的人

看他還要罵人

我前曾說過連庫平並衙門中

使費通共該我我五十二兩五錢像這錢我就沒的說這十兩銀

子九二三的也有九五六的也有內中還有頂銀和銅一樣的東

西像此等人願生一世不与他打銀錢交道

將銀錢合在一處總算添了三十兩還

少二十多兩怎你便和我要起賣契來猛見人叢中一人大聲說

道胡監生你少掂斤播兩抱不平的這銀錢是大眾做好事的你

當是朱客人銀錢任你瞎嚼麼且莫說你在衙門中使費了十五

兩你便使費了一千五百兩這是你走動衙門不安分的事体你

还敢对眾教念出來我到要問你這使費是官吃了还是書辦衙

役吃了說着揎拳拽袖向胡監生撲來又听听得有儿個道我們

大家打這刺薄狗攘的人做事再不可做到尽头像胡首便胡監

生急忙向人叢中一退笑說道老哥不必動怒就全不与我這几

兩銀子也有限的下蛋話直流謂之母雞我原為林大嫂不是我

正是心大胆小故也

張口就罵我退步搭題做又有几個人道這果然是林大嫂不是

在嚴氏身上

处长話短說罷到底还教加多少終做個了結哩此亦軟半軟半硬有包含說若

此時再不知回頭換胡監生道話要說個明白錢要丟在响处今

眾人老拳必矣

將林大嫂罵我的話說出我這爭多較少衆位自自然也明白了

經年家修橋補路只各廟中布施也不知上着多少衆位都會行

善我就沒一点人心人出這樣個自全收結之法說罷將家中小厮叫到面前

指着朱文煒銀兩並衆人公推銀錢道你們將此拿上帶同轎子

回去又將林岱約契遞与朱文煒道所欠二十多兩我也不著補

了算我与你同做了這件陰功罷這又是個盤子臉文煒將約契接了舉

手道謝即忙遞與林岱

物歸原主矣

胡監生又向大眾一各手道有勞

衆位調停內中有幾個見他臉上甚是沒趣也便讚揚道到底胡

大哥是好漢子胡監生笑應道小弟有何好處不過在錢上吃得

虧罷了

真無恥喪良之尤可厭

隨即領上家人挺着胸脯走去林岱跪倒地

下朝着東西北三面連三叩頭道林某自遭這比官欠後承本城

本鄉紳衿士庶並各處舖中衆位老爺前後捐助三次今又惠助

銀錢成全我房下不至殞命失節我林某也無以為報就是這几

個窮頭說罷又向東西北三面復行叩頭扒起來拉住朱文煒向

衆人道舍下只有土房三間不能遍請諸位老爺意欲留這位朱

恩公吃頓飯理合向衆位老爺表明衆人齊声道這是你情理上
應該的又向文煒道我們願聞客人大名文煒不肯說衆人再三
逼問文煒道我叫朱文煒是河南虞城縣人在貴省做点些須小
生意衆人听了互相嗟嘆曰做生意人肯捨這注大財更是難得
難得又有几個人道相公你要明白這朱客人是你頭一位大恩
人指着吆喝的窮秀才道此位是倡率衆人幫助你的又指着要
打胡貢的那人道這是為你抱不平嚇退胡監生的又指着大衆
道這都是共成你好事的還有那位奪刀的又是你夫人大恩人
假若不是他眼明手快令夫人此時已在城隍廟挂號了

新語亦
莫須有

之今日這件事竟是缺一不可又有几个罵胡監生的道我們鄉

党中刻薄寡恩再沒有出胡監生之右者但他善會看風使船竟

得勢頭有些不順他便奉母鷄下蛋去了眾人皆大笑道我們散

了罷朱文煒要別去林岱那里肯依將文煒拉入堂屋內斗嚴氏

道你快出來拜謝大恩人來了真是大恩嚴氏早知事妥感激切骨包

着頭連忙出來与林岱站在一處男不作揖女不萬福一齊磕下

頭去好談如此文煒跪在一旁还礼夫妻二人磕了十几个頭然後起

來讓文煒上坐嚴氏也不迴避是和林岱坐在下面林岱將文煒

出銀代贖話向嚴氏細說嚴氏道妾身之命俱係恩公保留妾夫

妻若貧賤一生亦惟付之長嘆設或神天鑒宥少有進步定必肝

腦塗地仰報大德文煒道老賢嫂高風亮節古今罕有較之城崩

杞國環縊華山者更為激烈使弟輩欣羨佩服之至林岱道恩公

下榻何處端的有何事到敝鄉文煒道小弟係金堂縣典史朱諱

昱之次子也到此方突告語亦極謙弟名文煒家兄名文魁家父月前感寒

病故今日係奉家兄命到貴縣敦信里要賬得銀三百二十七兩

適逢賢嫂捐軀此係冥中定數真是遲一日不可早一日亦不

可也林岱道原來恩公是隣治父臺公子失吊問之至又道小弟

緣出囹圄無物敬長者幸有賤內粗治杯酌為生死話別之具小

弟彼時神昏志亂無意飲食若咀嚼過早難欲留宿亦無力再為
措辦矣嚴氏忙叫林春女人速：整理文煒道小弟原擬趕赴金
堂今必過却恐拂尊意隨叫段誠吩咐道你可在飯館中等我轉
刺我就回去林岱道尊薄介且不必去更將望行李取來弟与恩公
為長夜之設寒家雖不能容車馬而立錐之地尚屬有餘明天會
令兄亦未為晚文煒方叫段誠將行李取來原來段誠因文煒看
林岱賣妻已將行李寄頓在東門貨舖內補出此刺取來安放在西
下房中為下少刺酒食齊備林岱又添買了兩樣讓文煒居正坐
林岱在坐左嚴氏在右不地避是此生文煒道老賢嫂請尊便小

弟外人何敢同席林岱道賤內若避嫌是以世俗待恩公也文煒

復問起虧空官錢緣由林岱細說了一遍文煒道老兄氣宇超羣

必不至塵泥軒冕此後還是株守林泉或別有趨向林岱道小弟

有一族伯現任荊州總兵官諱桂芳弟早晚即欲携家屬奔赴為弟

二十八回文煒只是囊空如洗亦索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文煒道

主僕投奔伏案此去水路約一千餘里老兄若無盤費弟還有一策林岱道恩公

又有何策文煒道弟隨身行李尚可典當數金好此正救林岱大

笑道我林某縱餓死溝渠安肯做此貪得無厭之事使恩公衣被

俱無非丈夫之所為也文煒道兄止知其一未知其二小弟家鄉

还有些須田產先君雖故亦頗有一二千金私積小弟何愁無衣

無被若差小价去取往返徒勞急忙到下房与段誠說知段誠道

救人貴于救到底小人即刻就去段誠已可取林岱与嚴氏走来相阻

段誠抱了行李飛跑而去好段誠可愛林岱夫婦大為不安三人仍歸

坐位文煒道小弟与兄萍水相逢即成知己意欲与兄結為生死

弟兄未知可否此話出之文煒口中好若出之林岱未免近于慕富矣林岱大喜道此某之

至願也隨即擺設香案交拜畢各叙年齒林岱為兄文煒与嚴氏

交拜認為嫂：這會撇去世套開懷設飲更見親切第八回于冰与城壁結拜

此回林岱与文煒結拜俱各永全終始非若近今結拜朝歡夕惱且成仇敵也已不多時段誠回來說諸

物止當了十四兩五錢俱係白銀文煒接來隻手遞與林岱林岱

也不推讓也不道謝

如同胞一樣好

止向段誠道着寔煩勞你了又令林

春女人打發酒飯三人直坐到二鼓時候嚴氏與林春女人婦西

正房林岱與文煒在東正房內整叙談到天明段誠在下房安歇

次早文煒定要起身林岱夫婦灑淚送出門外止隔了兩天林岱

僱船同嚴氏林春女人一齊起身赴荊州去了正是

小人利去名亦取

君子名全利亦全

不信試將名利看

名：利：豈徒然

第十九回

兄婦鄉胞弟成乞焉

孀守志親嫂做媒人

詞曰

胸中千種愁挂在斜陽樹綠葉陰、自得春恨滿鶯啼處不
見同床婦偏聆如簧語門戶重、疊、雲隔不斷西川路

右調百尺樓

且說朱文煒別了林岱出了新都縣路上問段誠道我這件事做
得何如語得意段誠道真是盛德之事只怕大相公有些閒言語文

煒道事已做成由他發作罷了

已料出
几分

文煒入了金堂縣到慈原

寺內文魁道你兩個要的賬目何如文煒道共要了三百二十七

而文魁听了大喜道我算的一点不差怎便多要出十两银子成
色分两何如文煒道且說不到成色分两上有一件事要稟明哥

哥文魁著驚道有什麼事文煒就将遇林岱夫妻拆散捨銀帮助

的話文魁也等不得說完忙問道殺急只要捷近說銀子與了他沒

有只願得一句文煒道若不是與了他：夫妻如何完聚文魁道

到底與了他多少文煒道三百二十七兩全與了他真殺死文魁

又忙問段識道果然麼六願段識道字不是寔文魁撲向前

把文煒臉上就是一掌開市文煒却要哀懇不防右臉上又中了

一掌掌弟老和尚師徒一同來勸解文魁氣的暴跳如雷道我家

門不幸養出這樣痴子孫來復將文煒幫助林岱的話与僧人說

了一遍又趕上去打是和尚說氣了而僧人勸了一回也就散了文魁

倒在床上拍着肚子大喊道活活疼殺可憐往返八九千里一場血汗

勤勞被你一日花尽又看着段誠罵道你這談別一萬刀的奴才

他就要做這樣事体要你何用跑下來又將段誠打了一頓像又

于段從新倒在床上喘氣喘氣以養精神歇待了一會又大嚷道

歇了你就將三錢二錢好大氣甚至一兩二兩你幫了人我也还不

惱看來三二錢也是怎麼將三百二十七兩銀子一戥盤兒送了人家

我就教你氣極人多此半截語是將文煒揪過來又是几拳拳第

倒在床上睡竟去了

像寫一沒了手刻薄小人神情如畫

文煒與段誠面：廝窺也

沒個說的

好文煒若遇有性氣兄弟頭一次或可勉強忍受第二次也要鬧起事來

不多時文魁又拍

手打掌的大罵道

這怪竟沒起沒倒沒休沒歇

你就是王百萬家也不敢如此

豪奢若講到積陰德滿朝的王公大臣他還沒有錢只用着幾個

人馱上元宝遍天下散去罷了

竟是越說他越有理

又問道你的行李放在

那里

先問大的今又想起小的

文煒不敢言語

可憐可愛

文魁再三又問段誠道

索

代二相公說多的已經費了何況少的為那姓林的沒盤費去刑

州將行李當了十四兩銀子也送與他了文魁大笑道我原知道

不如此不足以成其慙

三字

像你兩個一對材料真是八兩半斤

其實跟了那姓林的去我到灑脫此非罵文魁本心也這一共三百二十

七兩銀子輕的墜于異姓之手說罷捶胸頓足大哭起來打罵

裏開今又添上哭展卷見一殘忍疼錢小人在紙上大作威福文煒道哥不必如此銀子已經

与了人家追悔莫及總是兄弟該死文魁道不是你該死到是我

該死麼總是隨與波罷了二字到像怒寬之辭我越想越氣我今日和你死在一

處罷地下放着一條鐵火棍拿起來就打段誠急忙架住道大相

公就不是了直說他當日老主人在日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

從未彈他一指大相公也該仰体老主人之意以他先人感動他

是他非其人今日打了三四次二相公直受不辭做兄弟的道理也就

盡在十二分上是怎麼纔拿鐵器東西打起來了則鳴此此物不得其平段誠之

所以有大相公頑錢曾輸過好儿個三百兩老主人可打過大相

公多少次撇出底根欲他自反內文魁道你敢不教我打他麼羞

沒趣你不教我打他我就打你用一轉語好打段段誠道打我到

使得也是氣憤語却文魁將段誠打了兩火棍又要去打文煒意

欲兄弟死以快其私段誠道大相公不必胡打到此竟直妙我有

儿句話要說激出文魁道你說你說是氣極段誠道二相公是老

主人的兒子大相公的胞弟老主人若留下一萬兩銀子少不得

大相公五千二相公五千分派就是今日這事也費的是人情天

理錢叔當像大相公賭錢輸了妙絕絕又將來到分家時候二

相公少分上三百二十七兩就罷了是這樣打了又打總不念手

足情分也該往祖父身上想：難道這家私都是大相公一個的

麼甚于打兒句話說的文魁睜着眼呆了一會將火棍往地下一

丟從一糸字又想出主冷笑道這一冷笑入有人再測原來你兩

個通同作弊將三百多銀子不知鬼弄到那里去却安心回來要

与我分家何如何固知其有不可既要分家今日就分文煒道段誠

不會說話文魁道我怎麼不聽他我和你在一處過日子將來連討吃的

地方也尋不下文煒道就是分家回家中再商量文魁道有什麼

商量你听我分派我們的家業止有二千兩住房到算着七百我
將住房分與你我另尋住處你幫了人家三百多兩二宗共是一
千你一千我一千豈不是均分此名為一刀兩斷各幹其事除猪狗外

少有人性者文燁道斷憑哥：不但还与我一處住房就一分不
斷說不出

與我也沒的說真非孝友人如此段誠道大相公算是將家業分完

了也再沒别的個分法問的妙絕：倒令文魁道能有多大的家

業不過三言兩語就是個停當段誠道老主人家中的私囊並器

物衣服且不必算此番刻肯生銀子共本利一千三百餘兩大相

公早要到手中寄放在本城德同舖內入揭出也不向我們說聲

家中三頃地也值千兩餘付之不言老主人當年用銀買的住房
止三百三十兩人所共知如今算了七百兩要分與二相公何不
將此房算七百銀子大相公拿去倒折的世上沒有這樣個分法

文魁大怒道你這奴才曉得甚麼家有長子猶之國有儲君理應

談長子揀選其餘次子季子均分此天下之達道也名曰達二千

兩家私我若分與他不發一千之數就是我有私心了還要論段

誠道不公不服段誠此時也竟不以此為文魁怒極道你不服便

怎麼恃主人從此刻一言為斷你兩個到別處去住若再此處住

我即另尋地方搬去來雖同來走要另走這是未出門以前夫妻

相商已定看其父存亡

為分枝去 我若再與你們見面我真正不是個人 人生父母養的道

葉計耳

妙絕世安有人嫌

父母養其逆種也

文煒哭說道就是兄弟少年冒昧亂用銀兩然

已成之過悔亦無及哥：著我另尋住處身邊一分盤費沒有行

李又當在新都這一出去搃不凍死定必餓死哥：與兄弟同胞

手足何忍將兄弟撇在異鄉自己另行回去文魁道你是幫助人

的不論到那里都有人帮你任你千言萬語我的志願已決說罷

氣忿：的躲在外邊去了文煒向段誠道似此奈何段誠道當日

老主人在日屢：說他夫妻二人不成心術此番就是不幫林相

公這三百多銀子他又有別的机謀作分離地步

如見肺肝之論

可惜相

公為人太軟弱依小人主見先請闔縣紳士公評分在現在銀錢
器物若公平不下來次到本縣前具呈控訴量他也没有七手八
腳的本領于情理王法之外制人文煒道我一個胞兄便將我凍
餓死在外邊我也做不出告他的事來請人說合調停到还是一
着隨即着段誠請素日与他哥相好的四五人則其人必乱臣
賊子有何說合了六七次方許了十兩銀子如何言明立刻另尋住
處方肯付与文煒無可奈何在朱昱靈前大哭了一場可憐同段誠
在慈源寺左近尋店住下說合又拿過十兩銀子來文煒又跪懇
他們代為挽回隔了兩日去尋文魁僧人道從昨日即出門去了

安排起
身矣

第五日文煒又去文魁總不交一言文煒在他身旁站了

好半晌只得回來又隔了四五天文煒又去老僧在院中驚問道

二公子沒與令兄同回鄉去麼問得笑兀出文煒道同回那里去

老僧道令兄連日將所有家器大小等物變賣一空前日晚上裝

完行李五鼓時即起身我問了幾次他說你同段誠總管先在船

中等候我說你們都去這靈柩作何歸着他是沒父母的他說道

路遠盤費寔是不足定在明年親來搬取我以為你也同去了怎

還在此這是何說所行所言又出文煒道此話果真麼老僧用手

指着道你看他房內乾：淨：一根斷草未留和尚痛文煒所知

和尚痛

驚魂千里跑至朱昱靈前兩手抱住棺木拚命的大哭情甚悽慘
哭了好半晌老僧拉開說道我此刻纔明白了令兄真是普天下
情理以外之人

這兩句勝于罵
儿千百句妙絕

可趣他走还未遠速到其中哭訴

于老爺前差三班衙役星夜追拿這不孝不友的蠢才將他私囊
奪盡着你押靈回鄉把他鎖禁在監中三年後放他出來以洩公
憤二公子也不必迴避出首胞兄声名一個没天良没倫理的人
与禽獸何殊我是日夜效法佛爺的人今日着你這一哭不由的
大動了肝火你可照我的話速行朱文煒听了一言不容流着兩
眼痛淚走出廟去老和尚見文煒軟弱氣的只是搖頭

我每見和
尚動了怒

頭臉眉目最是难看這和尚此時怒態定必忒媚

和文煒回到寓處与段誠哭訴段誠笑道

他這一走我心上早打算的透熟我不怕得罪主人一個人中猪

狗再不必較論了

一語罵得入骨

刺下身边还有儿两銀子也可盤攬几

日即一文没有老主人在此做官一場不無情面况相公帮助林

公子人々都號為義奔日今大相公簾捲回鄉拋棄父骨赶逐胞

弟通国切齒刺下生者死者俱不得回家可再煩人出個捐单也

不愁百十兩到手况又有本县老爺自必格外可憐相公快寫稟

帖啟知本县我明早去尋老主人素好朋友再煩勞他們奉行回

得家鄉就好計較了笑他氣他何益文煒恐揚兄之惡不寫稟帖

不意其尊早已知道差人送了兩石倉米四兩銀子又將幾個

走動衙門好管事的紳士面托与文煒設法

這也是做上司官極厚道心

眾紳

士滿口應承下來誰料文煒走了否運只三四天便將县官因公

差誤新署印官漠不相聞地方紳士寔心好善者有几个見县官

一壞便互相推諉起來又得新典史念前後同官分上自己捐了

十兩又代請原上捐人如此鬼弄了月餘僅捐了三十多兩共得

四十三兩有奇一摠交付文煒謝青文煒与段誠打算回家盤費

有了若扶靈还差着百金段誠又想出一策打听出崇寧县之官

周日謨係河南睢州人着文煒寫哀憐手本歷訴困苦他推念同

鄉自必加倍照拂文煒亦以為然人恐將捐銀遺失主僕相商交與慈源寺老和尚身邊還有几兩銀子各買了旧棉衣袴鞋襪等類以便過冬出門這日正要起身豈期敗運之人隨處坎珂交与老和尚捐銀又被他徒弟法空盜劫逃去主僕悔恨欲死呈控在本縣：中批了捕所捕所大怒將老和尚嚴刑責處細問幾次委不知情他又無力賠補受刑不过便行自縊虧得段誠救免文煒反替他在捕所前討情金堂縣亦再難開口只得到崇寧縣去向管宅門人甚是動憐立即回稟本官少刻出來反感着眉頭道我們老爺性情我再捉摸不定他此刻看了稟帖說你是遠方遊棍

在他治下假充鄉親招搖撞騙壞他声名還要傳外班坐堂審你
虧得我再四開說總吩咐值日頭把你逐出境外你苦：投奔到
此我送你一千大錢做盤費快回去罷倘被他查知大有不便文
煒含淚拜謝拿了一千錢出來

此皆文魁餘孽所致也已
到是這宅門人甚是可取

文煒與

段誠相商若再回金堂與寔無面目打算着成都是省城地方各
處人俱有或者有個際遇亦未敢定于是主僕奔赴成都尋了個
店住下奉日認不得一個人况他二人住的店皆往來肩挑背負
之人這際遇二字從何處說起每天到出着二十個房錢日：現
要從十月住至十一月盡間盤費也告尽了因拖欠下兩日房錢

店東便出許多惡語段誠見不是路于城外東門二里地遠尋下
個沒香火破廟雖然寒冷却無人要錢又苦挨了几天受不得
飢餓開首是段誠討飯孝順主人竟不足兩人吃用次後文煒也只

得走這條道路這話不表再說朱文魁棄絕了兄弟並他父靈柩
帶了重資欣喜回家入得門一家男婦俱來看問見他穿着孝服
各大驚慌文魁走入內室放聲大哭說父親病故了

何不說是一
我藥死了

家兒昏喊叫起來哭罷歐陽氏問道二相公和我家男人想是在
後面押靈文魁又大哭道老相公做了三年官除一個錢沒弄下
到欠下人許多債負靈柩不能回來二相公同你男人去灌县上

捐不意遭風主僕同死在川江

此皆在四川早想算停當話

我一路和討吃的

一樣奔到家鄉話未說完姜氏便痛倒在地殷氏同歐陽氏將他扶入後院房中勸解了一番回到前邊與文魁洗塵接風姜氏直哭到點燈時候还不住歇至定更以後歐陽氏走來說道二主母且不必哭我適纔在外院夾道內見隔壁李家叔姪同李必壽從所院外抬入兩個大馱子到大主母意外看來極其沉重還有幾個皮箱在上面一個：神頭鬼臉偷着拆取俱被李必壽同大相公搬移在房內方纔散去大相公說老主人欠人多少債負他一路和討吃花子一般既窮困至此這些行李都是那里來的從午

後到家此刻一更已過纔抬入來先時在誰家寄放得是留心人婦道中傑出

者以我看來其中必有大隱情我今晚一夜不睡在他後面窗外

听個下落我此刻就去了

這也是一着豈有夫妻久別而不畧為設心之理

你安歇了罷

不必等我到四更將盡歐陽氏推門入來見姜氏還坐在床頭對

灯流涕笑說道不用哭了我听了個心滿意足此時他兩口子都

睡熟我纔來隨坐在一邊將文魁夫妻前後話細細的說了一遍

又罵道天地間那有這樣一對喪心的猪狗姜氏道如此看來二

相公同你男人還在老主人身死是寔只是他兩人止有十兩銀

子能过得几日談如何回家說罷又流下淚來歐陽氏道不妨二

相公幫助姓林的這是一件大善事金堂縣和新都縣自必人
通知大相公此番棄拋父屍和胞弟不消說他這件大善事也是
兩縣通知的何況老主人在那地方大小做過個父母官便是不
相干人遭逢此等事地方上也有個評論多少必有幫助斷不
至餓死討吃亦可回鄉又道大相公家讚美大相公有才情有調
度也不枉他嫁夫一場真是嫁了個好丈夫古今有一無二又說你是他們的禍根
必須打發了方可做事早晚我即勸他嫁人大相公說這裏的房
產地土須早些變賣方好搬到山東另立日月總他二人有命回
來尋誰作對大相公家道你當日起身時我曾囑咐你萬一老殺

才有个山高水低 朱昱何不 就着你用這調虎離山斬草除根之

計我还打算着得十年不意天從人願只三年多就用上此計了

大相公又讚揚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 四川事至多却只用三兩句帶叙此則必細補

寫係攻西人司謀 姜氏道他既無情我亦無義只可恨我娘家在

山西地方無人做主我明日寫一紙呈詞告在本县求官府和他

要人歐陽氏道這使不得我聽的話都是他夫妻暗昧話算不得

憑據 是本县十分中有九分不准 是即或信了我們的話也得行

文到四川查問还不知四川官府當件事不當件事 且知衙門到

弄的他又生別計出來 是更 依我的主見他若是劝你改嫁不可回

然了他触他的恨怒他又另設別法是更總以守過一二年然後

後改嫁回荅他用此緩軍計延挨的二相公回來就好了也是從

今後要步：防他們就是我所聽得這些話總包含在心里面色口

角間一点也不可顯出他若看出来得禍更速一婦人竟老練至此非得茶里

飯里須要小心不必有其事理合防其人大相公家不先吃的東西你千萬不

可先吃只在此房消磨歲月各項我自照管此歐陽氏一女軍師女保障也可嘉：

姜氏道只怕他處：見你為護我他先要除你：也要留心也不無

此開切歐陽氏笑道我与二主母不同他們若起了謀害我的意見

被我看我只用預備飛快短刀一把于他兩口子早起夜睡時

我就免付他們了，搃死不了兩個也。着他死一個有什麼怕他處

段誠止是性情爽直，語言不讓而已。此從此過了月餘一日，殷氏

婦不但有謀而且勇勝段誠多矣。

收拾了酒菜到姜氏房內，與他消遣愁悶。兩人叙設閒話，殷氏道：

人生一世，犹如草生一秋。二兄弟死在川江，他的一生事体到等

完結了。我又沒三個兩個兒子，與你夫妻承繼你。又青春年少日

子比樹葉兒還長，將來該作何了局？一句：一姜氏低頭不語。殷

氏又道：我常所得和尚們放火施食，這如才李問亦與人不同有兩句話兒說：

黃土埋不望之，肯青史留虛假之名。也虧他世上做忠臣節婦的

都是至愚至痴的人。這兩句非朱文我們做婦人的，有几分顏色

這兩句非朱文

我們做婦人的

憑到誰家不愁男人不愛將來白頭相守兒女盈膝這還是老來
受用若說起目下同床共枕知痛知癢遲起早眠相偎相抱的那
一種恩情以你這年紀算起少說還有三十年風流像你這樣獨
守空房燈殘被冷就是刮一陣風下一陣雨也覓得悽：涼：無

依無靠再听上人些閒言詛語更是難堪
苦海公做寡婦賦累數
百言却被他這儿句將

寡婦苦况道尽殷氏
到像一久做寡婦者我是個口大舌長的人沒個說不出來的話

我
和你在這家中六七年来也從沒犯個面紅你素常也知道
我的心腸最熱你若是疑心說是我為省衣服茶飯攏掇你出門
了
我又
不談說這家中量你一人也省不下許多你若把我這話

當知心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定捨命訪個青春俊俏郎君還

要他家道豐富成就你下半世榮華

從哇介回起纏繞到這儿句話上突亦大帶唇舌矣

你

若是看成放在我也不過長嘆一声罷了

此等話原是与无異只是從口中出來與從

羹門出來不同耳

姜氏道嫂子的話都是寔意為我之言只是我与他夫

妻一場不忍便去待守过一二年孝服那時再煩嫂子的罷

應歐陽氏所編

殷氏道你原是玲瓏剔透的人一点就轉只是一年的話还太遠

迂濶些

姜氏原說一二年他又減去一年

我过此時再与你從長計議殷氏素常

頗喜吃几杯酒今見姜氏許了嫁人的話心上快活吃了二十來

杯方纔別去正是

棄絕同胞弟 妖婆意未寧
又憑三寸舌 愚動烈婦情

第二十回

金不換聞風贈盤費

連城壁拒捕戰官軍

詞曰

十婦九吞半杯茶
仙人吃盡今朝出首害
食客可憐血濺無情棍
守條逃生官兵遠遁
猶欣幸不拖不累走得乾淨

右調燕覆巢

話說殷氏勸姜氏嫁人話且不表再說連城壁自冷于冰去後仍改名姓為張仲彥除早午在金不換家吃飯外連門也不出日夜

行靜中功夫不敢負于水指教金不換本來知交寡少自留下城
壁越發不敢招惹人往來又得了于水二百兩銀子他是做過生
意的人也不肯將銀子白放在家中買了七八十畝地又租了人
家几十畝地添了兩個牲口次年開春僱了一個極會種地的人
自己也幫着耕耘播種受田地中苦處多是早出晚歸城壁逢天
氣暑熱也有到郊外納涼的時候喜得趙家澗只教家人家無人
詳究根底知城壁是金不換表兄這儿家男：女：也都叫城壁
是張表兄世安有一人表兄而做衆人表兄者到也相安無事本
緣北方小村庄多有此風無足怪也
年鷄澤具豐收四外州县有歉收者都來搬運金不換一倍獲三

倍之利城壁見他營運有效心上住的甚是適然不換亦極盡表

弟之情凡一茶一飯雖是些庄農食物却處：留心只怕城壁受

了冷落好手水付托得人矣在本村僱了個十四五歲小廝單伺候城壁茶

水飯食日落時纔許他回家相处的和同胞一般次年又復豐收

金不換手內賣下有四百餘兩本回娶親第二十二回拾親贈沈公子銀兩皆此物也世間

人眼皮最薄見不換有了錢城裡城外便有許多人要和他結親

他因城壁在家兒說親來的槩行打退好到是城壁過意不去又

打算此年于冰要來再三勸他娶親為保家立後之計不換被逼

不過方聘定了本县已革刑房郭崇冬的第三個女兒為繼室又

見房子不設住從二月動工將一院分為兩院補蓋了儿間土房

着城壁在後院居住

是凡用心

前院正房做喜房看任三月初二日過

門到了這日郭崇孝家親戚並趙家湖隣里还有些鋪中生意人

每人或一百五十文或二百文三百文不等湊來与不換送禮又

有左近老少婦女也來拜賀不換于前後院搭了兩坐蓆棚預修

男客坐女客都在房內城壁此時也沒個躲避處

此即不換失細心處

还得

出來替不換陪客奈他日中那里看得上這些村夫野婦又兼鄉

下婦女不迴避人見城壁長鬚偉幹相貌堂堂偏赶着認親說話

城壁强支了兩天方纔罷休自這郭氏過門回了三朝後不換便

着他主起中饋來

履霜之漸動矣

他到也極曉得過日子于早午茶飯甚

是懇懇待城壁分外周到不換心上著寔快活以為內助得人

文反過了月餘郭氏見城壁從不說走的話亦且食腸甚大雞每

天吃得是些素菜素飯他一人到吃三四人的東西

原也討厭暫住尚且不可

况燒酒每天非二斤即三斤方可

更可厭飯多吃買了酒必如此乃城壁不体谅人情大失

料酌處庄農人家如何當得起况既已出家尤宜

又見城壁若

大漢子和個婦人一樣日：鑽在後院老不出門

四字形

郭家有

人來不換又說不許與城壁相見陪伴飲食不免又多一番支

應因此這婦人心中就嫌厭起來金不換既知城壁好吃酒就談

与他買一罈或兩罈放在他房內豈不兩便偏又是那小廝一天

定向婦人要兩次錢買乾燒酒婦人若教買了对水酒城壁便動

疑是小廝落下錢定着另換城壁何不都是不遂這婦人心意世情至此

一日趨空免問不換道你這表兄到此多少時了不換道二年多

了郭氏听罷便將面色變了一變旋即又笑問道隨想隨笑此怎

麼他也不回家去不換道他等個姓冷的朋友郭氏道假如他這

朋友再過二年多不來你該怎處此會持家婦人皆有不換道他

是我嫡親表兄若姓冷的終身不來我就和他過到終身罷了不好

及胞弟兄俱應愧死以郭氏不禁失色復笑說道又笑說像你這樣

早出晚歸在田地中受苦他就不能受苦也談去幫你照料一二

怎麼長久白坐在家中吃酒飯若是個明白世情的人心上便談

日抱不安青條得未嘗不是世非不換弟不換笑道他那里知道

田地中事這一笑固是城壁知己却也是不換大粗心處婦人既

漫不留神也你以後不要管只要天飲食豐潔茶酒不缺就是

你的正務如此叮囑寔可敬可愛若說不換為有于冰二百衣食

異火上添油更郭氏不言語了只看這六個字不但自此後便漸

將城壁冷淡起來必有情不換多是在田地中吃飯總以家中有

老婆照管不甚留心這便大失檢点了那知城壁日止吃個半飽至于

酒不但二斤三斤求半斤也是少有的即或有不過四兩六兩之

間是個愛吃不吃的待法又不好和不換言及作客未免早午飯

時臉上帶出怒容多在那伺候的小廝身上發作一二這又不是

涉何那小廝便在郭氏前播弄唇舌屢次將盤碗偷行打破反說是

城壁動怒摔碎的甚至加此言語說城壁罵他刻薄郭氏便大恨

怒在心知不換與城壁契厚搃一字不題不但將飲食刺減連酒

也沒半杯了作客者逢這樣女東家是一點怒不得有盤費宜速

之時否則怒一次更受一次刻薄若再過東家卻各反以此等妻

房為有才能則立無生路矣余南北作客最久皆係身經其苦非
就書論事作莫
須有之設也
如此又苦挨了許久和不換半字不題怕弄的他

夫妻口舌

這便是有包舍人了為
何在那小厨身上發作

欲要告辞遠去打算着冷于冰

今年必來豈不兩誤

真是這日也是合當有事每常不換必到天

晚時回家這日因下起大雨來沒有出門午後陪城壁吃了飯到

田地中去看見禾苗立刻發變心上欢喜回家着郭氏收拾酒菜

与城壁对飲郭氏因丈夫在家便将乾燒酒送出兩大壺又是兩

大盤素菜還有腐乳甜醬瓜等類四碟作飲酒之資

這是一百婦人九十九個

都有此作用暗中凌虐
客人当面討好丈夫也

不換看見心里說道這冷先生真是付托

得人我一個小戶人家日如此供俸雖說收過二百兩衣食銀

子也還不討愧于冷先生又深喜郭氏賢仁快活不过

他心上原無討愧處

放量的与城壁大飲笑談大約兩大壺酒金不換也有半壺落肚
只吃的前仰後合方辞端前院郭氏見不換着寔醉了連忙打發
他睡下自己便脫衣相陪不換顛倒頭就睡着了睡到二更將尽
不換要水喝郭氏打發他吃了水說道你今日高與怎麼吃到這
步田地想是張表兄也醉了不換搖了儿下頭道他不勻不醉像
郭氏道他可曾說我罵他沒有心虛語恐城壁酒後不換道我不
知道像郭氏笑道看麼睡了一瓮还說的是醉話再看不換已有
些迷糊的光景了酒後睡于是高声問道他今日可說回家去的
話沒有連問了儿声不換恨道狗攬的醉中你教他回

未足也

告其相待不堪也

罵足見用情便

到那里去郭氏道你好罵我着他回他家去不換搖頭道他不

不醉漢郭氏道他為什麼不換道他去殺了官兵不得說着又睡着了

郭氏忙問道他為什麼殺官兵問了幾聲不見回答原來又睡着

了郭氏抱住頭連：搖醒在耳根前問道他為什麼殺官兵不換

恨命的答道他為救他哥：連趙發固完了直麻翻狗攘北方口語

已呼不郭氏道他哥：既叫連固怎麼他又姓張不換道你管

他：偏要姓張郭氏道就姓張罷他叫個連什麼問了幾聲不換

大声道他叫連城璧說罷嘴裏胡：塗：罵了兩句睡去情景

氏將兩個名字牢記在心不便不再問已盡得次日一字不題

竟是大可惡人
不愧刑房之女
照常打發吃了早午飯不換田地中去郭氏着小

厮守門自己一個入城請教他父親郭崇奉去了了不直到日落

時方回金不換迎著問道你往那里去來怎麼也不通知我郭氏

一声兒不言語走入房內不換跟入來又問郭氏道我救你的腦

袋去來出口如刀可惡可怕之至不換摸不着頭路醉中話忙問道這是甚麼

話郭氏冷笑道你到忘了麼我与你既做了夫妻你就放個屁也

不該瞞我所怕全在此若放一屁必要達知則惧內者益難過日月矣不換道我有什麼瞞你

處郭氏道你还敢推聾裝啞麼少刺教你便見出：逼人教字可畏不換已

明白是昨晚醉後失言笑說道你快說入城做什麼去來郭氏先

向門外瞧了瞧從袖中取出一張字稿兒來

真是謊詐不測婦上女到此時方取出

寫道

其稟小的金不換係本縣人住城外趙家湖為據寔出首事某

年月有小的表兄連城壁到小的家中声言窮無所歸求小的

代謀生計小的念親戚分上只得容留屢行盤問語多支吾今

午大醉方說出因救伊胞兄連國壑曾在山東拒敵官軍脱逃

至此等語小的理合親身赴县密稟誠恐本县書役盤詰遺露

不便又防城壁酒醒脱逃不得已着小的妻房郭氏入城托妻

父郭崇季代稟其果否在山東拒敵官軍或係醉後乱言均未

敢定

絕像刑居筆札故套
中所不可少之語

伏祈

仁明老爺速遣役拘拿研訊

俾小的免異日干連則恩同覆載矣

不換看罷只嚇的魂飛魄散滿身亂抖起來郭氏道看囚鬼樣的

新擊手將字稿免奪去不換定了定神問道這稟是誰寫的可曾

遞了沒有

若未遞就欲
作挽回也

郭氏道是我父親寫的替你出首

替出首
固是至

親問切如不
換与城壁何 縣中老爺叫入內書房間了端的吩咐我父親道這

連城壁等乃山東泰安州劫牢反獄叛賊山東有文書知會係奉

旨遍天下嚴拿之人不意連城壁落腳在我治下你女婿金不換

出首甚好本县还要重賞的賞他但連城壁係有名大盜非三五

百人拿他不到此時若會同文武官萬一走露風聲反為不美不
如到定更時先將城門閉閉然後點奔軍役與他個迅雷不及掩
耳方為穩妥你可說與你女兒快回去着金不換拌住賊人交
二更時我同本城守爺俱到是這樣吩咐以上完我父親原要親
自來又恐怕露形跡着我遞與你這字稿兒看好答應文武官話
你看這事辦的好不好還是一片在丈夫若依你做事我的性命
定被你干連一個殺人放火的大強盜經年家養在家中還要瞞
神賣鬼的日滿肚皮不金不換將主意拿定央意放笑說
道這一笑有許你是個好老婆強似我百倍先奉承我還顧什麼

多胆氣在內

兩句妙

表兄表弟他的量最大我此刻且到關外買些酒來為取盤費也將

他灌個爛醉豈不更穩妥我這好半晌还未見他且去和他發個

虛再買酒不遲欲藉此告知也郭氏道你這就是保全身家的人了酒不

用買還有兩壺在此不換笑道你把他的酒量當我麼急忙走入

後院房內與城壁子午卯酉細說了一番好不換我愛其人城壁笑道依

你怎麼處听了坦然自如且問不換心已大疑也不換道千着萬着走為上着好不換可

愛我有儿百銀子俱在城內當舖中討月利我且去與二哥弄儿

兩盤費來好走城壁笑道我走了你豈不吃官司麼問的切當之至妙不

換道我遭逢下這樣惡婦也就說不得了說罷如飛的出去城壁

想了想了又想又笑道怪道月來將我飲食刻減原來是夫婦商通

今人見我不肯動身又想這樣一條來嚇我此亦人情應有之疑非多心也且說

得體面我去了他自吃官司又說二更時分有文武官率兵拿我

我到要看個真假臨期再做裁處其所以敢久候者係曾經大敵日無鳴津軍役也等到

起更時候不換忙：走來向城壁道今日城門此刻就閉鎖了必

定是在裡面点兵二哥休要多心我止与你弄來三十兩銀子还

是向關外貨舖當舖兩下借的二哥從前院走不得被惡婦看見

將來于我未便可從這後院墻下踏上一張桌子跳去罷急：的

將銀子掏出來放在城壁面前情態甚是關切城壁道既承老弟

美意我還有句話說這一月餘被弟婦閉門寔沒吃個飽飯際此

得說出 你將酒飯拿些來我吃飽了再走不換連：跌脚道我还是

怕二哥吃頓酒飯麼只是這是什麼事體什麼時候好不換活活急殺城

璧道你兒時不與我吃我兒時不走遇這様胆大客人不換無奈

飛忙去了少刺將酒飯拿來在郭氏前不擺列在桌上城璧用碗

盛酒大飲不換在旁催促情景城璧道他們今夜若來有我在

刺將來寔可鬆寬老弟一步話是極有城璧在若今夜不來可付

之一笑我定于明早起身就罷了已將心事全露就罷了三你慌

甚麼入添此四字是不換道此話是二哥動意外之疑他也明我

素性道破之辭

金不換若半句虛言立即身首分為兩處

心有屈抑故折

城壁道

既如此何不与我同走

也是城壁話

不換道我早已想及于此曾听得

忠婦述知县吩咐的話言二哥是有名大盜非五六百人拿不到

到其間動起手來二哥或可走脱我决被拿回与其那樣就不如

我這樣死中求活了

不換話

城壁点了几下頭道老弟既拚命為

我：越發走不得了必須与官軍會一面將來終解脫得你

此豪傑

丈夫明透之言也其時已深信不換無疑矣

不換道我此時向跳心驚二哥只快走罷

止知保全城壁忘却自己安危其親友中再不得者

城壁道你若着我速走你可迴避在前

院不換忙應道我就去了城壁見不換去了出院來跳在房上一頭

次上
四下一望豪無動靜先一復跳下房來頭一次照前大飲大

嚼吃的甚飽始將渾身衣服扎起把銀子揣懷中不筆又跳在房

上四下覘望第二次猛見正東上忽隱忽現有儿心灯火是遠望

見所城壁道是矣儿屈了金表弟至此疑頃刻間見那灯乍高乍

低較前倍明又近了些又一看見那灯火如雲行電馳般滾

來此又越發近矣故日中見灯火來的甚急寫一跳望並灯火必

庸腐小說安能夢及一字只用一提筆便將金不換家固佳矣然

此等文字必須通達世情人看得出若海边逐臭文理未通之流

他反以緊厭二字目記也城壁急忙跳下房第二次走入房內他目中早留心
下一張方桌可非無打照掀翻在地下把四條腿折斷揀了面

條長些的拿在手內即作家用物不在金銀復身跳在房上第二次

見四圍灯火照耀如同白晝一般約有四五百人漸次火攏了來

能估計出人數多少稍此時金不換早被文武官差人暗叫去

問話將不換踢開城壁提桌腿又跳下房來第三次大踏步到前

院用手推郭氏房業經拴閉了亦知慮及于此一脚踢開側身入

去郭氏靠着一張桌子在地站着候好看見城壁大驚道二伯來

我房內做什麼敢問此句還城壁道特來了結你強盜豈輕易手

起一桌腿打的郭氏腦漿迸裂倒在一邊郭氏回城壁仇人笑不

謀去一大盜未嘗不是只是過這樣對頭真該死流年急到院

耳然冠滅客人飲食致令天受餓亦應有此報也

中見房上四面已站有四五十人見了城壁各喊了一声磚瓦石

塊和雨点般打下城壁飛身一躍早到正房屋上第四次桌腿到

處先放倒四五個大吼了一声從房上跳到街心第四次眾兵丁

捕役刀鎗鉤斧一湧奔上城壁兩條桌腿疾同風雨只打翻二十

餘人便闖出重圍鳩澤兵役如此無一直向北奔去守備在馬上

大喝着教軍役追趕軍役等被逼不过被逼二字妙各放膽趕來本無

放何城壁見軍役趕來一翻身又殺回眾軍役慌忙退後這何城

壁復去急得守備在馬上怪叫又喝令追拿自己何不出頭怪叫

也流亞 那些軍役無奈只索隨後跟來城壁道似這樣來跟來跟去

到天明便難走脫若不與他們個利害他斷不肯干休于是又大

吼了一声只揀人多處衝殺那兩條桌腿一起一落打的眾軍役

和風吹落葉雨判殘花相似此百忙中又出此妙句形容只恨爺娘少生了几隻

腿往回扎竄城壁反行追趕与前十回太安拒敵官軍是一樣筆意乍見灯火中一

人騎在馬上指手画腳的斷喝城壁大料他必是本城守備把身

軀一躍已到了馬前守備却待勒馬回跑桌腿已中馬頭那馬直

立起來將守備丟在地下此時指揮斷喝怪叫都顧不得了城壁桌腿再下眾軍

役兵器各隔架住桌腿各捨命將守備拖拉去城壁後趕了四五十

步見軍役等跑遠方折轉頭又不去西北反向東北奔去正是

此婦代夫除逆叛

英雄等候衆官軍

可憐血濺魂魄散

只為保全金不換